

外篇天道第十三

此篇以天地為宗以道德為主以自然為用本在於上未在於下要在於君詳在於臣

天道運而無所積故萬物成天以一氣周流而成就萬物帝道運而無所積

故天下歸帝以一德洋溢而聯聚萬民聖道運而無所積故海內服聖王以誠推

心置腹血脈與一世相貫徹而攝服四海明於天通於聖六通四辟辟與闢同謂六合四方洞

達無礙也於帝王之德者其自為也昧然無不靜者矣六通四辟則明也明

以暗為基所謂明道若昧也昧則歸於靜矣聖人之靜也非曰靜也善故靜也萬

物無足以鏡音心者故靜也其本自靜非靜之而後靜也蓋萬物得我以生我則不生萬物孰能

撓之不撓則靜矣水靜則明燭鬚眉平中准大匠取法焉水

靜猶明而况精神聖人之心靜乎天地之鑒也萬物之鏡也字

道藏輯要 南華真經 程疏 卷三 牛集十

乃一篇主張而以精神二字貫之則非枯寂之靜矣鑒鏡均明也水靜生明所照有限心靜生明其照無窮也夫虛

靜恬淡寂寞無為者天地之平而道德之至故帝王聖人休焉

止也休則虛虛則實實者倫矣止則心中無物故虛虛則真空之中妙有生焉故實實則一實

萬分敦化川流脈絡分明自有條理所謂倫也虛則靜靜則動動則得矣虛者靜之體動者靜

之生所謂一動一靜互為其根也靜則無為無為也則任事者責矣謂責成於己蓋

羣材萬品各任其事而自當其責無為而無不為也無為則俞俞俞者憂患不能處

年壽長矣俞俞愉愉也悅樂之意無為則能靜能應常靜而常愉憂患不能入而精神完年壽長矣夫虛靜

恬淡寂寞無為者萬物之本也明此以南鄉堯之為君也明此

以北面舜之為臣也以此處上帝王天子之德也以此處下立

聖素王有德無位之名之道也以此退居而聞音遊江海山林之士服

以此進為而撫世則功大名顯而天下一也

所謂動則得而任事者責蓋如此

靜而聖動而王

即內聖外王也

無為也而尊

尊貴也言天下之

樸素而

天下莫能與之爭美

靜則不動矣而能使羣動故無為而尊樸素則無文矣而至文者出故莫與爭美

夫明白於天地之德者此之謂大本大宗與天和者也所以均

調天下與人和者也

天和與天為徒者也人和與人為徒者也

與人和者謂之人樂

音洛

與天和者謂之天樂

和則樂從生焉故曰天樂人樂

莊子曰吾師乎

指虛靜

吾師乎

音齋

萬物而不為戾

萬物變化生死曰戾物自非吾師之暴戾也

澤及萬

世而不為仁

仁者無不愛至人無恩故人不知其仁

長於上古而不為壽覆載天

地雕刻眾形而不為巧

巧者為之妙耳無為故無所稱巧乃莊子所師此種學識劈破于聖傳心之秘

此之謂天樂

樂非外至故曰天

故曰知天樂者

知者與天為徒默與之契非但聞見之知而已

道藏輯要

南華真經 程疏

焉

牛集十

其生也天行

行乎天理之自然而我未嘗生

其死也物化

若萬物之變化而我未嘗死

靜而

與陰同德

陰不能死我

動而與陽同波

陽不能生我所謂陰陽在我手也

故知天樂

者無天怨無人非

以其未嘗在彼也

無物累無鬼責

以其未嘗在我也

故曰其

動也天其靜也地

所謂宇宙在我手也

一心定而王天下其鬼不祟

鬼出見人

日崇不崇言藏而不露也

其魂不疲

精神不倦日不疲

一心定而萬物服言以虛

靜推於天地通於萬物此之謂天樂天樂者聖人之心以畜天

下也

我心常靜則萬物之心通矣通則服不通則叛聖人之心所以畜天下者奚為哉天樂而已

夫帝王之

德以天地為宗以道德為主以無為為常

天地道德不過無為之理而已

也則用天下而有餘有為也則為天下用而不足

無為則以一人用天下而

天下為之用故有餘有為則以天下用一人而一人為之用故不足俱指帝王言

故古之人貴乎無

爲也上無爲也下亦無爲也是下與上同德下與上同德則不

臣下有爲也上亦有爲也是上與下同道上與下同道則不主

上必無爲而用天下下必有爲爲天下用此不易之道也斧能刻木

而運斧者工也臣能任事而用臣者君也蓋君道無爲臣道有爲君逸臣勞之義也若主代臣事則非主矣臣秉主道則

非臣矣故各司其任則上下咸得其宜而無爲之理可坐致矣故古之王天下者知雖落與

同包天地不自慮天下爲也辯雖彫萬物不自說也天下爲

能雖窮海內不自爲也天下爲天不產而萬物化地不長而萬

物育帝王無爲而天下功天地不產不長而萬物自化自育帝王無爲而天下自樂自利孰居無事

帝王故曰帝王之德配天地此乘天地馳萬物而用人羣之道

道藏輯要 南華真經 程疏 五 牛集十

也本在於上末在於下要在於主詳在於臣又自無爲有爲翻出本末示人說有

爲爲末當知無爲爲本前言明此以北面舜之爲臣則臣當無爲矣又言末在于下詳在于臣前言其心此言其分也

三軍五兵之運德之末也賞罰利害五刑之辟教之末也禮法

度數等刑名名物比類例詳纖悉治之末也鐘鼓之音羽毛之

容樂之末也哭泣衰音經音隆殺之服哀之末也此五末者須

精神之運心術之動然後從之者也精神心術五末之本而靜虛無爲又保精神明心術

之本也養其本則未從之矣末學者古人有之而非所以先也所先者在

而君先而臣從父先而子從兄先而弟從長先而少從男先

而女從夫先而婦從夫尊卑先後天地之行也故聖人取象焉

荀子譏莊子蔽于天而不知人觀此則莊子豈不知於人與因上一先字一從字說出許多名分見得道有自然之序當

先者先當後者後故曰行也何曾與儒異

天尊地卑神明之位也春夏先秋冬後

四時之序也萬物化作萌也區別有狀盛衰之殺非一時而盛一時而衰言

况人道乎宗廟尚親昭穆有序朝廷尚尊官職有序鄉黨尚齒長幼有序行事

尚賢承乘有序大道之序也語道而非其序者非其道也語道而非

其道者安取道語道尚其序道而非序安取於道哉此發明本末要詳之旨是故古之明大

道者先明天而道德次之天者性命之極先明於天則本立於上而未學自可次第而舉而道德次

德則行道而有得焉者也道德已明而仁義次之祖老子失

仁義仁義已明而分守次之職守也蓋樸散為器聖人分守

已明而形名次之形以彰之名以命之形名已明而因任次之因其才職

道藏輯要南華真經程疏 壬 牛集十

因任已明而原省次之原宥也省試也所以別人官之能否原省已明而是非次

之省察明則是非定是非已明而賞罰次之是非明則賞罰加賞罰已明而愚

知處宜處之得宜貴賤履位官之各當其才仁賢不肖襲情之襲又如襲職

之襲露也君子小必分其能必由其名名當其實以此事上以此

畜下自然此之謂太平治之至也故書曰有形有名形名者古人

而已此之謂太平治之至也故書曰有形有名形名者古人

有之而非所以先也先者其本始也非所先者其末學也古之語大道者五變而

形名可舉五行變化而後萬物生故知五行之變者則制九變

而賞罰可言也九為老陽必變少陰賞屬陽罰屬陰五行原從

之權以賞善驟而語形名不知其本道也驟而語賞罰不知

罰惡而示人

其始也倒道而言

不言大道而言形名

迂道而說

不說大道而說賞罰

者人之

所治安能治人驟而語形名賞罰此有知治之具非知治之道
可用於天下不足以用天下此之謂辯士一曲之人也禮法數
度形名比詳古人有之此下之所以事上非上之所以畜下也
昔者舜問於堯曰天王之用心何如堯曰吾不敖無告不廢窮
民苦死者嘉孺子而哀婦人此吾所以用心已舜曰美則美矣
而未大也堯曰然則何如舜曰天德而出甯日月照而四時行
若晝夜之有經雲行而雨施矣本天德以出治而萬物咸甯月自照四時自行晝夜有常雲
行雨施天何心於物哉而萬物自成所謂天道運而無所積也堯曰然則膠膠擾擾乎子天
之合也我人之合也夫天地者古之所大也而黃帝堯舜之所

道藏輯要

南華真經 程疏

卷七

牛集十

其美也故古之王天下者奚為哉天地而已矣孔子西藏書于

周室

欲藏其所著之書以爲一代之信史

子路謀曰由聞周之徵藏

藏名史有老聃

者史官免而歸居夫子欲藏書則試往因焉孔子曰善往見老聃

而老聃不許於是緝十二經

緝者反覆經旨

以說老聃中其說

言方及半而老

子以爲太煩也

曰太謾願聞其要孔子曰要在仁義老聃曰請問仁

義人之性邪

性本靜虛之中寂然湛然一物不着者

孔子曰然君子不仁則不成

不義則不生仁義真人之性也又將奚爲矣老聃曰請問何謂

仁義孔子曰中心物愷

與物同春

兼愛無私此仁義之情也

兼愛屬仁無私

屬義

老聃曰意幾乎後言

猶失言也

夫兼愛不亦迂乎無私焉乃私

也夫子若欲使天下無失其牧乎則天地固有常矣日月固有

明矣星辰固有列矣禽獸固有羣矣樹木固有立矣夫子亦放

德而行循道而趨已至矣必欲使天下無失其養則萬物各足其性吾惟循放自然之道德而行亦

已極又何偈偈音傑勞力也乎揭仁義若擊鼓而求亡子焉逃亡人

擊鼓而求之是速其亡也猶之揭仁義而治天下是速其亂也意天子亂人之性也士成綺

見老子而問曰吾聞夫子聖人也吾固不辭遠道而來願見百

舍重趼音滿足跟厚皮也而不敢息今吾觀子非聖人也鼠壤有餘蔬

而棄妹不仁也生熟不盡於前而積斂無崖妹作味老氏主儉畜以鼠壤有餘蔬

而棄於暗昧不明之地可謂仁乎生熟物用之不盡而又積斂其未來可謂儉乎老子漠然不應是

不答答士成綺明日復見曰昔者吾有刺譏刺也於子今吾心

正卻矣何故也退也言向有所訊今其心退然安意受教也老子曰夫巧知神聖之

道藏輯要 南華真經 程疏 五 牛集十

人吾自以為脫焉巧知神聖之人應答如流吾自以為弗及脫失也不及意昔者子呼我牛

也而謂之牛呼我馬也而謂之馬不知者謂太白若辱雖人呼我為牛馬犯而不與之較也

知之者謂德合天地名為呼牛呼馬實為亦坤亦乾易云乾為馬坤為牛也苟有其實人與之名

而弗受再受其殃此名者實之實苟有其實斯人應以名者實之實苟有其實斯人應以吾服也恒

服吾非以服有服名以加人人蒙之如衣服也令名猶衣錦也

恒服褐非別有不衷之服故暫以此服而愚人也被褐懷玉自是老氏本色士成綺鴈行避影側

而行履行遂進踵步而前也而問修身若何老子曰而汝容崖然

崖崖而目衡然突目而視而顙頰然顙音仇頰中央高而兩頭銳言高露也而

口闕然口吐之貌言張口也而狀義然踞趾自矜之貌言自矜也似繫馬而止也身定而神

也動而持發也一舉動之間便持發若機括渾是機事所露機察而審審察而詳審渾然一

團機知巧而覩於泰特巧而驕泰見於外巧凡以為不信此

心也十者皆不實之徵邊竟境音有人焉其名為竊邊陲人不聞修身大道

竊盜所得老子曰夫道於大不終於小不遺大包無外故萬

物備廣廣乎其無不容也淵乎其不可測也無不容不可測即

形德仁義大道無形及其形而為德為神之末也末對本而言

神道無本以虛靜恬淡為本非至人孰能定之定其本夫至

人有世不亦大乎而不足以為之累天下奮揀音而不與之偕

神之定者外物不足以尚之故不以櫻審乎無假而不與利

遷極物之真能守其本所以者何審乎無假而不以利遷耳究

也本也故外天地遺萬物而神未嘗有所困也外天地出乎

道藏輯要南華真經 堯牛集十

萬物不與萬物為伍也此乃出世通乎道合乎德退仁義實

禮樂至人之心有所定矣以仁義為後而非所先故曰退其所

性情也此乃至人之根本世之所貴道者書也書不貴語語

有貴也世得古人一書襲而藏之以道載在此書吾貴道因語

之所貴者意也意有所隨意之所隨者不可以言傳也而世因

貴言傳書世雖貴之哉猶不足貴也為其貴非其貴也意之所

得而傳則言之與書皆不足貴矣以故視而可見者形與色

也聽而可聞者名與聲也悲夫世人以形色名聲為足以得彼

之情夫形色名聲果不足以得彼之情書言之於意猶形色名

色名聲得意其則知者不言言者不知而世豈識之哉知道

可以書言得乎

求之言與書求之言與書不知道也老子桓公讀書於堂上

此段欲人忘象忘言不惟結上亦以起下

輪扁斲輪人斲輪於堂下釋椎音槌鑿而上問桓公曰敢問公之

所讀者何言邪公曰聖人之言也曰聖人在乎公曰已死矣曰

然則君之所讀者古人之糟魄糟爛為魄已夫桓公曰寡人讀書輪

人安得議乎有說則可無說則死輪扁曰設此輪扁一喻正見意非言所能傳臣

也以臣之事觀之斲輪徐則甘而不固疾則苦而不入不徐不

疾得之於手而應於心口不能言有數存焉於其間徐寬也疾緊也寬則

甘滑易入而不堅緊則苦澁堅持而難入要在不疾不徐自有分數存乎其間數猶分寸也臣不能以喻

臣之子臣之子亦不能受之於臣是以行年七十而老斲輪古

之人與其不可傳也死矣然則君之所讀者古人之糟魄已夫

道藏輯要

南華真經 程疏

卒

牛集十

陸西星曰莊子之意欲人離口耳黜聞見心領神會而得之意言象數之外則有書無書同歸影響有言無言俱屬筌蹄

若徒誦其言而忘其味是得其糟魄而失其神髓不免為輪人之所竊笑矣

復圭子曰道何物也動靜互為其根者也善言道者靜處不

可見而先言其動天得其常運者而成萬物帝與聖人得其

常運者而天下歸服此皆道之運用也有動者以為道之流

行必有不動者以為道之主宰則聖人之心靜也水靜猶可

以明燭鬚眉平中准而况精神聖人之心靜乎靜字乃一篇

之主而以精神二字貫之則裏面有運用工夫而不徒為頑

靜矣若而人也天地不出其範圍萬物無逃其洞察謂為天

地之鑑也可謂為萬物之鏡也亦可則我命由我法自我出

而道由我行矣夫靜生於虛一靜則無所不靜故虛靜恬淡
寂寞無爲者天地之所取平道德之所究竟帝王聖人之所
歸休休則虛實相生虛則動靜各得靜則以無爲而無所不
爲無爲則心常愉而外患不能入長生久視道在此矣此虛
靜恬淡寂寞無爲者乃萬物之本不惟堯得之而爲君舜亦
得之而爲臣帝王天子有此德不虛王於上玄聖素王有此
道不虛處於下可退而表儀乎山林亦可進而顯功名於天
下可以靜而聖德隱亦可以動而王業著無爲而羣德不能
與較尊樸素而百家莫能與爭美此之謂大本大宗天地人
不能外也則天和人天樂人樂亦從此生也莊子之師是

道藏輯要

南華真經
程疏

卷

牛集十

何人者耶分明指太上言藏生於殺故羣萬物而不爲戾施
澤於不知故及萬世而不爲仁履歷不能考故長於上古而
不爲壽乾坤萬有性其所陶鑄故覆載天地雕刻眾形而不
爲巧皆無爲自然而然此之謂天樂若知天樂者虛靜恬淡
寂寞無爲與天爲徒默與之契是故其生死動靜與造化

卷舒又此和樂之中無怨無非無累無責不祟不疲一靜

而王天下服萬物聖人之心可以畜天下矣甯知帝王之德
卽天地之德也道德其主宰也無爲其作用也有才而不露
其才無爲也而天下之才咸願爲我使故用天下而有餘有
才而自彰其才有爲也而一人之才不能以周遍故爲天下

用而不足第無爲誠足貴也在上秉之爲恭已在下秉之爲曠官有爲亦可善也臣下行之爲敬事主上行之爲代庖上必無爲而用天下下必有爲爲天下用此古今不易之道也可見莊子之學亦與吾儒同而非偏枯於無爲者矣故古之明王有落天地之知而無自慮之心有雕萬物之辯而無自說之詞有窮海內之能而無自爲之事則天地之化育一帝王之化育也帝王之無爲一天地之無爲也故天之神地之富盡歸於帝王之大而帝王之德配天地者無爲配之也馳萬物而用人羣者無爲用之也識者以無爲爲本有爲爲末而上下分無爲爲要有爲爲詳而主臣又分故不知五兵五

道藏輯要

南華真經
程疏

卷

牛集十

刑爲德教之末何以索德教之本不知禮法鍾鼓爲治樂之末何以考治樂之本不辨哭泣哀絰爲哀之末何以究哀之本此五者皆精神心術之所流露古人有之而非所先也可見有爲爲後而無爲爲先吾觀之五倫咸先後之不紊者何也聖人取象於天尊地卑之位取法於春夏秋冬先後之序也夫萬物化生尙有隆殺盛者不頓盛衰者不頓衰而變化有漸豈聖人尙親尙尊尙齒尙賢而無次序乎道之大原出於天故必先明天道而後知道之原行道而有得者謂之德必明乎道德者而天道始爲我有矣由是而仁義而分守而形名而因任而原省而是非而賞罰各以次第而明者其相

因之序也由是而愚知而貴賤而仁賢而不肖處宜履位各
露其情而不惜力必循名者何也咸由明道德之人事上畜
下治物修身不用有爲之人謀而歸無爲之天道也故書曰
有形有名卽文物以紀之聲名以發之之謂也治天下者所
不能無而第不先之耳古之語大道者必須知五行生尅變
化之理而後形名可議不然本之不知末於何有須知九爲
老陽陰陽生尅變化之機而後賞罰可談不然始之不明終
於何有卽有強而語形名賞罰者特知致治之具而不知致
治之道也下之所以事上非上之所以畜下也聞堯之用心
憫顛恤窮哀寡慈幼而舜猶以堯爲未大也本天德以甯民

道藏輯要

南華真經
程疏

卷三

牛集十
X 111

同日月之無私照與四時爲順度若晝夜之有經民無不知
也雲行而雨施澤無不被也舜信合乎天而堯猶合於人也
自古之治天下者未有不取法於天地者也孔子西藏書於
周室繙十二經以說老聃而後聃厭其太謾願聞其要孔子
曰要在仁義仁義真人之性也中心物愷兼愛無私此仁義
之情也老聃曰夫兼愛不亦迂乎無私焉乃私也若欲使天
下無失其牧未有拂天地之常悖日月之明乖星辰之列亂
禽獸之羣搖樹木之立而能放德而行循道而趨者揭仁義
以示人何異擊鼓而求亡子鼓愈疾而亡愈遠噫仁義亂人
之性也士成綺見老子而問曰吾聞夫子聖人也今觀子非

聖人也蔬有餘而歛無崖老子漠然不應士成綺明日復見
老子曰夫巧知神聖之人吾自以爲可脫焉昔子呼我牛也
而亦牛呼我馬也而亦馬有其實者斯有其名而弗受其名
者殃必及之吾素被褐也恒服此服吾非別有不衷之服故
以被褐之服而愚人也士成綺鴈行避影遂進而問修身若
何老子曰而容崖然而目衝然與冲虛內視者異矣而顙頰
然而口闕然而狀義然與大辨若訥抑抑威儀者又異矣身
似繫馬而意馬未羈其發若機括未發而機心衝知巧露而
泰容觀凡此皆不實之徵也若而人也其邊幅易盡也底裏
易窺也卽有所聞所見亦竊取之學問耳惡足以言修身夫

道藏輯要

南華真經
程疏

畜

牛集十
X 111

子曰凡物能大者必不能小惟道大無終而小不遺廣乎其
無不容也淵乎其不可測也神矣哉道之難名也卽形德仁
義特其末耳惟至人者能貌世界薄銓衡屏寵利任真而黜
假守本而亡末神遊乎天地之外超乎萬物之上無往而非
道德耳視仁義猶後也禮樂吾賔也其心惟定於道德而已
至人往矣而神亦往僅有書以遺於後世人貴道因貴書不
知書惟有言語之存語以達意意之所向仍有書不盡言言
不盡意者無乃貴非其貴乎書之不能盡道亦猶形色名聲
不足以得入之情也信哉知道者不求之言與書也求之言
與書者不必知道也而世豈識書之不足貴哉後引輪扁之

對以爲書不足貴之証桓公讀書於堂上彼其所貴者書也而輪扁問之曰何言耶公曰聖人之言也輪扁曰聖人在乎公曰已死矣曰然則君之所讀者古人之糟魄已矣糟魄二字此莊老爲千古後學傳神處學人當尋糟魄之真味何在真味卽人之真性也真神也酒以滓而成糟魄人以雕琢而失真性哀哉輪扁申其說曰斲輪雖小有道於此運斤徐則甘而物不堅固運斤疾則苦而不入木不徐不疾得之於手與手習也而應於心與心合也口不能言者不徐不疾之數存乎其間俱是心領神會臣不能以喻其子則他人不喻可知臣之子亦不能受之於臣則他人不受可知是以行年七十而老斲輪古之人與其不可傳也死矣此語凜凜有喚起後人須於不可傳中尋出可傳之物來須於已死尋出不死之物來方爲會讀書人然則君之所讀者古人之糟魄已夫有糟魄必有精神二句冷語非嘲桓公也嘲萬世之後讀南華者止思竊其詞華而不知大道有長生不死之術則雖讀南華猶未讀也夫

道藏輯要

南華真經
程疏

卷

牛集十
川上二二